湖海文傳

湖海文傳卷五十九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行狀

太子少保禮部侍郎徐公行狀　　陳兆崙

按年譜公名元夢字善長號蝶園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先生公知名早仕宦垂六十餘年性剛介負義不苟隨人可否中年以後精研理學益以涵養言貌溫溫若惟恐傷人者而中持自堅卒無所依違附和恭信道篤而力行不惑者也公生十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乙卯散館以主事用越九年由主事改官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遷侍講康熙二十六年　命入內廷授皇子書同官德格勒善言易爲言事者所劾事連公下獄究

死入李蕃庸三十八年起爲內務府員外郎越四年再革職
尋起爲內閣侍讀學士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再遷內閣學士
出李蕃庸距其得罪之始凡二十有六年出爲浙江巡撫又
越二年由巡撫入爲都御史兼掌院學士先是都御史員缺
上諭廷臣保舉學問好不畏人如徐元夢者隨有是命六十
一年冬　駕幸南苑公未及從　御製詩一章并序賜
以食品遣使于夜分呼正陽門入即家以賜蓋　聖意以
病中忽憶及三十年以前詞臣今有存者故以是貺公凡孤
臣直節不容於衆口顛跌至再三在
聖祖朝間有而晚節類被榮遇不令湮鬱以終至如既老而
蒙貺數如家人婦子則惟張伯行李光地及公數人而已
憲皇帝即位以舊學故特重公有加禮雍正元年由工部尚

書協理大學士事充明史總裁官改戶部四年坐繙譯訛誤
落職在內閣學士上行走八年再以坐撫浙時失察案
今天子改元之初復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充
實錄及三禮館總裁仍　命入上書房授書　皇子四年
加太子少保六年之冬公疾革
上遣使問所欲言公伏枕流涕曰臣受恩深重心所欲言口
不能盡使者既返呼曾孫常取論語檢視良久乃能及卒
上痛惜之爲頒　特詔優恤視大學士榮哀備矣公撫浙
時淸約若寒素捐俸膏敷文書院以惠學者高安朱公踵行
之兩浙人文之盛自此始凡繙譯經書不經公手定於文義
或毫釐千里故今稱善譯無有出其孫步軍統領赫德之右
者七年其嗣君爲公卜宅兆將下窆求誌墓于今相國西林

鄂公相國之弟故戶部尚書諱爾奇公爲余庚戌座主出公門相國因命余按譜爲稿草狀其大略便取擇焉

侍讀鄭公行狀　　杭世駿

公姓鄭氏名江字璣尺晚號筠谷先世自唐時家於歙後遷浦江是爲義門由浦江遷餘姚之眉山曾祖少南以授經來錢唐娶於趙遂家焉祖應科父茂坤皆以公貴　贈儒林郎公生有異稟五歲即以海參屬對山藥九歲學爲詩未弱冠爲諸生試輒高等家遭回祿勢中落藉教授以爲堂上之養得其懽心癸巳

萬壽特恩開科以禮經魁其房是年試禮部不利留京師學時文於長洲何翰林焯主大司農張亭王公家分修詩書兩經傳說彙纂戊戌成進士改庶常明年終養服闋補旋居父憂

未嘗一飾竿牘干當事時高安朱文端公方撫浙不肯一往
文端公以此見賞逮公服闋方補郎薦校順天鄉試徐尚書
元夢教習庶常館試輒列公一等因奏充明史館纂修官是
年以鄉試校閱公明議敘授檢討復丁母憂歸里巡撫李敏
達公聘主敷文書院講席課士有法始分生童校試日期終
日危坐堂上嚴絕代倩傳遞之弊頗有以賄求錄者痛斥之
最激賞者周玉章吳嗣富陸秩胡際泰卽連掇科第以去錢
唐龔鑑以經學見契於公公尤重其學行果以選拔出宰甘
泉頗著惠政服闋入詞館大宗伯吳縣吳文恪公奏充 大
清一統志纂修官文恪卒大宗伯溧陽任公少宗伯桐城方
公總裁志局少宗伯見公文深相折服因以志事見屬時纂
修者雖衆獨公與常熟王侍御峻屬筆爲多王子復分校京

闈甲寅晉右春坊右贊善桐城相國薦公能爲古文
憲廟面諭有鄭江老實之旨乙卯爲典試事慎簡儒學之臣
公在選同引　見者皆歷詢履歷至公獨不復問惟詢諸
省文風孰優桐城相國以山左對卽　命公往益受知有
素矣公既承　恩命矢竭公慎殫心校士非極荒謬者必
閱至終篇援筆點勘右腕幾脫竟以左筆終事搜剔落卷纖
悉靡有遺憾闈中雖給事僕役莫不感歎試歸復使視學安
徽躬親校閱標清眞雅正之文爲正鵠險詭者概從斥落風
習爲之一變嘗謂入學爲士子進身之始前學廩餼所關敢
不盡心乎檄州縣以廩餼對抵錢糧無糧者爲任親友抵納
免出入耗折之患遇有案牘尤留心切究青陽有娶未婚族
婦之武生已離其貲縣令再三請貸卒治其罪而離其婚盱

貽袁生以祖任縣令時後官攜代銀兩與制府有私親檄州牧褫其衿公捐俸緡錢代償而袁生不果黜巢縣監生樊珍以爭產誣其弟婦單氏及已婚姪女樊氏與鄰人趙生通公閱牘而疑之下縣縣令受樊珍賕實其事通姦無所據惟以樊氏所執詩扇為證佐則趙生所書唐人句也詰趙生與單氏子兆賓同學是夏趙生書此扇單氏母女偶執之實無他公以縣審不實駁之督撫檄無為州牧覆審州牧前嘗以私書瀆公因私憾欲妄褫一生公不答而下府平反其事因是與公有隙欲借以傾公誘公受兆賓賄逮公役往質太守意不直之而公心跡始白然單氏母女之冤猶未白也公按試至廬力左之復言之撫軍先後兩臬司皆與公意合其事得釋而樊氏之舅諸生陳宗因欲出樊氏公檄至面諭之得以

完聚使節所涖凡名德之後貧弱不克自振者必委曲成全之諸生通古學者尤引進不倦陶敬信之通經江有龍之史學皆特疏薦於　朝有龍以親老辭敬信獻所著書　闕下與修三禮人皆服公之能知人也秩滿晉侍讀　召對詢以方面大吏及所過地方情形次及江左人文屢蒙　溫諭仍充明史綱目館纂修官公在江北時池州各屬地皆卑濕一雨則堂室皆水苔情情生榻上公从坐蒸濕中迨反命冒暑載馳熱而蒸爍居一年足遂不良於行乞告回籍調理掌院固留公且欲借修書爲公養疾之地公以食祿不朝賀非臣子禮力辭歸同館諸公祖帳都門外人賦一詩贈行數十年僅事也公所學無不貫尤邃於經謂春秋爲宣聖性命之文而三傳未能發明非啖趙孫劉諸大儒則聖經或幾乎

晦武夷胡氏頗以己意武斷迂泛不切者不可殫述晚集諸
家之說爲春秋集義二十卷穿穴根據不第爲胡氏諍臣也
又爲詩經集詁四卷禮記集注二卷與修明史時有明志稿
六卷明太祖本紀八卷列傳十卷修綱目時有明綱目二卷
少學詩於同里洪稗畦中凡數變卒歸醇雅晚與里中諸宿
老結南屏之社而公獨絕去破碎鬼瑣之習已刻鈞谷詩鈔
七卷余嘗承公命爲之序未刻者有書帶草堂詩鈔三十三
卷文集八卷賦四六共一卷詞一卷其他若析酲錄三卷粵
東紀遊一卷則公之雜著也公和而介通而有守官庶常時
佟冢宰方總庶政同年薦公入幕不就或嗤其迂已而佟敗
友人獲交於年太保爲公先容勸作詩以頌功德笑而不應
方侍郎薦公於巢邸公力辭西林相國曾薦公肇高雷廉學

政終未嘗私謁通名仍用後輩禮不敢妄附門生之籍身既通貴布衣之交四十年如一日後進有雋才折行輩接之稱說不去口余之交於公也時方踰冠而公已爲巨人長德歡然握手若昆弟暨余通籍而公又爲館中前輩片言之美一字之疑虛已下詢執禮如未學小生而不知涓流之不可以益河海撮土之不可以加泰山也公子之翀特令執經余門公既彌留而之翀會試在京師遺言必乞余一言定公生平之行狀嗚呼余爲荒廢頹落之人公獨略去勢分而有所取焉豈非以其質直而不肯阿所好乎公痼發於頸血氣漸耗厥下不止疾既亟尙索紙作買棺寫真二詩比至屬纊神明不亂蓋其養有素也公生於康熙壬戌二月二十六日終於乾隆乙丑二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四　勅授文林郎再

授儒林郎例授奉直大夫公之階也娶於陳封孺人例晉安人男子三長即之翀乾隆辛酉舉人次之莊次之開繼弟明彥爲後女子子一適太學生傅庭芝明彥遺一女公撫之如已出嫁之士族太歲在丙寅子月晦之翀將葬公於姚源嶺青芝塢之原幽宮之銘伐石有待鋪敘稽顙什襲行事丐余筆授以竟先人之志是不可辭也謹狀

刑部右侍郎王公行狀　杭世駿

曾祖某副榜貢生山西汾州府同知

祖某庠生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

考某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妣賈氏傅氏贈淑人繼妣戴氏封淑人

本貫直隸河間府交河縣年五十八歲

公名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幼端凝喜問學誦朱子易本義
不遺一字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拔置縣學爲諸生遂眞
學焉益自刻厲研極性命之理自樂律音韻旁及中西象數
莫不深造從文貞公修朱子全書實心編校數學相長泊然
於聲利榮祿之外者十有三年
聖祖仁皇帝問士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 召直 內廷
書日三接歲癸巳 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蒙養齋開
局與編修纂事旋以父病乞假歸丁憂方持重服 召赴
熱河 行在復以母病請急有 旨將韻書帶回就家
纂輯蓋異數也服闋復赴書局日侍 講殿祗承 顧問
辰入酉歸不問寒暑歲辛丑試禮部不利 賜一體殿試
以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纂修駢字類

編子史精華是年冬
世宗憲皇帝嗣位以內廷近臣例邀 錫賚嗣散館授翰
林院編修雍正三年四月奉 旨凡諸館有律呂門目者
俱着會同纂修旋 命署國子監司業事明年出典廣東
鄉試爲正考官未報實授司業俄有提督浙江學政之
命而乞假道省親五年擢翰林院侍講六年轉侍讀七年晉
侍讀學士調安徽學政九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
以安徽學政復留即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以學政典鄉闈前
此未有有之自公始復調陝西學政公淸介絕俗苞苴干謁
不戒自遠愛士如子弟頒示文貞公遺書經說使諸生知所
誦法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歷術者必提撥獎成之故主三
大省學政與賢育才鼓舞淹滯靑衿組帶之士彬彬郁郁莫

不願出門下迄今誦說不衰十三年以事挂吏議左遷少詹
事
今上皇帝登極之初首蒙擢用即補原官充乾隆元年 殿
試讀卷官旋充三禮館副總裁晉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
事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隨 駕奉安
山陵行次良鄉謁履親王於幄次爲具飲食談論如平時夜
留宿幄中明旦肩輿即路及午從者有所白憑伏不能應履
親王即以上 聞遽 命太醫診視而公已不可復藥
矣
聖心閔悼嗟歎者久之賜 帑金五百兩 命直隸督
臣監護喪事停梓涿州以待家人奔赴焉公性畏愼周密出
入 禁闥二十餘年深爲

三朝所信遇科第皆出自
聖祖特恩一則曰王蘭生爲人正所學亦好再則曰王蘭生
朕深知其學問
憲皇帝御宇十三年由庶常拔擢至卿貳
今皇帝方隆重寄而年躋中壽不得大其設施命也操守廉潔俸祿之入半以給周親密友薄田數畝纔給饘粥所居數椽不蔽風雨自列九卿未嘗有尺寸之益宗支衰落一弟以哭公故逾時而歿繼母在堂年逾七十哀公無子以族子誠繼公嗣承廕公學不爲泛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朱子琴律圖說一篇字多譌謬公以意辨正瞭然可曉文貞公用以進
御深被嘉賞入直時恒得
聖祖指授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

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謂弦音祗爭長短或用倍
或用半其聲可以相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鐘
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用黃鐘積八分之一
者至塤箎之類亦皆以黃鐘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盖綫與
綫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與管子淮南之
說合嘗謂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邵子經世詳
等而略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皆未極其至及奉
勅編纂兼短取長用 國書五字類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
用連音爲紐均之法以定等書成
世宗賜名音韻闡微非大臣未嘗切 賜焉他如律呂正
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凡與編校者皆一時之選至律呂音
韻必以公之論折中其學獨是真知唯

聖君賢相君臣道合冥契於天人之際而公以一介儒生參其間而承　恩顧可不謂難得之遇哉公娶於貸儒學彭年友有三女二適士族一未字某與公先後入館悉公之藴蓄重公之介特哀公之卒然以死而血允之無續也誠以公行事來告因綜次之如左謹狀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袁枚

公姓沈諱起元字子大世居太倉父宏受號白漊先生與相國王公掞爲布衣交高隱不仕著述千萬言生先生愛其穎悟曰此兒須我自教也辭千金館穀閉門督課以康熙庚子舉人辛丑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員外郎

世宗登極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衡文缺主不能爲弊宜

滅死爲流
世宗嘉公有識　召見授興化府知府當是時
世宗風聞閩中倉穀多虧　命内大臣伊拉齊等密調選
州縣六十餘員按覆之諸員爭得鉄盤斛苛煩仙遊令某受
代不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也碎米亦可療飢斗升既足
何事紛紜諸大府無以難一時矯虔之風爲之稍戢總督高
文良公奏開南洋已帖黃曉示矣有　旨禁内地商人羈
留外國高公猶豫命商人戚里具原船往回結狀方許放行
公諫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高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
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内地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
具結者乎且公無開洋之示商無怨也今商既得此好消息
造船者費若干製貨者費若干忽以結狀相難是明誘之而

暗苦之也商必怨且走南洋者需北風今立春已半月倘給狀來北風不來彼失業商聚集廈門或爲盜賊害將何已言未竟高色變曰君欲云何曰據起元意但令出洋商自具狀以三年爲期如過期者不聽回籍即以此狀咨部足矣故事驗放官與泉道及泉防同知也洋船水手多寡視梁頭大小民懷納稅大皈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乃求增水手同知張某馳啟督撫公擕道參後到日此啟誤矣水手額工部所須督撫不能增勢必咨請部示從此駁詰不已奈何俄而衆商具牒願自損船免增水手張不可公夜叩張門曰南風起矣衆商懼不得行故爲此請若再閣数必生他變張不得已驗船放行船中商與已集撫顛袖瓦石將堵張門當是時微公幾不測初兩院閣張牒方仰天愕眙計無所出及此信聞乃

大臣嘉獎者再海口商民變詛爲祝懽舞者數萬人遷臺灣
道臺田以甲論每甲十畝有奇　國初以鄭氏稅額爲額較
內地賦加重詐欺隱者多民不爲困雍正五年丈量法行民
多棄業逃公請於高公曰人謂欺隱清可歲增漕十萬此妄
說也第恐科則不定或比舊額轉少必干部駁爲今計宜令
舊甲悉依舊數而丈出新田照同安下則起科俟欺隱盡清
之後再將舊甲舊賦通勻於新田輕賦之上則國課民生兩
無所病高從之至今臺灣民安其居同安縣民辛氏與顏氏
有仇自殺其弟婦誣顏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其獄上總督
命公覆訊公平反之潘怒以他事中公落職家居

今上元年起用爲江西驛鹽巡道尋遷河南按察使直隸布
政使內遷光祿寺正卿以老乞歸年七十六卒公長身廣顙

白鬚偉然待後進諸生慊慊如不及而於權貴屹不可動在閩時巡撫常安屬司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到必先以名紙謁巡撫家人公大駭不可一切驗放南面指揮諸奴悚息垂手唯唯及常去後撫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贓狀公不對朱强之曰起元但知常公在關革除浮稅四千金此外非所知也戶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嚴斥總督高公命公劾數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公必劾官自藩司始十二年直隸旱 駕幸東爵高公以迎 鑾事重命檢戶口十一月開賑公力陳民困甚慮不及待高愠曰必若此君自具奏公默然出若言於清河道方公觀承求通其意甚婉高亦悟卒從公言公性儉自奉一觴之外無他過菜口不言生產事歷

任脂膏而蕭然四壁於官衙黜陟視若浮雲初署臺灣知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越未交是我責也公曰守印已受是我責也爭開失察職名大府嘉其有讓遂兩免之著學古錄四卷古文八卷詩四卷子某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先生行狀

沈德潛

曾祖田碩妣某孺人

祖仔鄉飲賓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吳氏贈孺人

考禮增廣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周氏敕封孺人

本貫太倉州嘉定縣年五十八歲

乾隆十年春詹事南華張先生以久求歸里省墓乞假

天子允所請　賜白金百兩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以

寵其行同朝榮之舟行過德州遇病抵臨清卒遺疏上
天子惋惜以負才而未竟其用也冬十月諸孤汝霖等以行
述來乞狀德濟於先生爲同學爲後進且以詩作合其何庸
辭先生諱鵬翀字天扉一字抑齋號南華先世崇明縣人後
徙居嘉定安亭里遂占籍焉先生性穎異初就傅讀書如宿
習十歲博覽經史諸子作制義及有韻語走筆立就灑灑數
千言同族樸邨匠門兩先生驚異之弱冠補諸生旋食餼試
每出曹偶上大江南北人士爭欲識先生癸卯中南闈試丁
未成進士入詞館庚戌授職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主雲南
試　今上御極覃恩加一級　詔封二代丙辰充八旗
志書館纂修官丁巳　御試乾清宮取高等冬書館告成
加一級辛酉晉侍講主河南試晉右春坊右庶子充　日講

宮起居注壬戌踰　駕恭謁
泰陵晉少詹事癸亥　命稽察宗學甲子晉詹事位日高
望日重朝野以公輔期先生其試　乾清宮也日未亭午諸
臣方搆思先生即援卷
上天縱多能文不加點筆不停綴詞臣罕可賡和者至是心
賞之纔進
萬壽聖德詩百章纔進自繪春林澹靄圖并題七言斷句六
章
上依韻　賜和纔進日長山靜晝扇
上賜詩八章纔　命和望雲思雪喜詩　宣上御舟特
賜坐復　命隨輦入朝賦詠雪紀恩詩四章復　命和
太液池泛舟詠雪示詞臣張鵬翀韻既復　敕和澄海樓

望海禁體詩後賡　敕御前作畫後　賜御畫枇杷折
枝圖松竹雙淸圖最後　賜御書雙淸閣扁額皆有詩恭
紀其他進詩與諸臣同和者不下數百篇不能備述前後
隆恩賞賚亦不可勝紀濳嘗觀古君臣間如唐元宗於李白
至手調羹以食之德宗於韋綬至以蜀襭袍覆之而令狐綯
蘇軾並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亦云榮矣然未聞君臣倡和
略分位而通以性情者即皐陶之賡載歌召康公之遂歌可
云一德一心矣然皆君倡臣和而臣下作歌君仍其韻者卒
未之前聞今先生備膺古人之榮矣而
天子之沖懷若谷者詩與書并莫之載焉嗚呼遭際如此可
云上下交而志同者耶先生雖以文華筆墨受知然素性忠
愛偘直所進經史劄子都關治要十愼箴經史法戒五十章

得諷諫體奉使滇南時值逆酋未靖先生所過都邑必周覽
形勢熟籌勦撫機宜復　命陳奏
上可之會經略張公已奏捷未及行既任宫詹例與秋審議
論往復多所平反於虎文祿藝中具經世才略使得盡展底
蘊必有赫赫不可益者乃中道徂謝人第目以相如子雲可
惜也少歲敬事父母不敢違離既長有以千金將招者弗往
兩遭喪毀幾滅性營葬盡禮伯兄早歿終身抱鴒原痛遇朋
儕不設儀文客至具蔬酒設脫粟飯其食客辭亦不強也友
有過必盡規至面赤不顧然久之共諒其偕人與善卒服其
誠生平喜遊歷未過時常泛沅湘涉洞庭望九疑衡陽遍覽
楚中名勝因作畫辛亥請急歸嘗之采石敬亭登黃山上白
嶽所到必窮其巔至猿鳥絕跡乃返故寄之詩畫者能脫棄

常蹊徑寓京邸老樹瘦石空亭修竹亦有林壑閒意與客奕隔院聞丁丁落子聲客請作畫興到半日可得數幅或竟歲不得一二紙蓋取適也人因其瀟落越俗又修髯鶴立或比之東方曼倩或比之東坡居士而先生自謂南華散仙具仙骨有仙氣云先生生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十年四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淑人勤紡織甘粗糲先生不善治生淑人始終綜理之子三人汝霖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嗣伯兄後汝標龍補俱太學生嘉定故多才人李唐程婁四先生後至今時聞接踵先生出高越輩流古文恣肆滂濞不名一家制藝獨宗正軌典滇中中州試取文獨高而華贍英敏尤在詩學晚歲月唱韻而成古之刻燭擊鉢無以過之今刊刻者制藝有四書文稿詩有南華詩鈔其若

千卷其中進呈集賡韻集傳宣集雙清閣詩皆應制作潛長先生一十五歲定交在諸生時入詞館分前後輩而燕居會合仍齒序嘗與先生結詩社先生詩點筆就潛苦吟未妥滋媿惡先生曰遲速本之性生子不能效我速我亦不能爲子遲也今年夏蒙

恩召對便殿語及詩學

上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捷咨歎久之兩人遲速在

聖人品藻中而先生遊餘榮於身後者爲無窮矣因諸孤請節其行述作狀他日上之史館俟史官入文苑傳中謹狀

翰林院編修稻東臯先生行狀　　邵齊燾

先生姓稻氏諱謙字蘊高先世居金陵杜稻村後遷句容高祖應科由句容遷崇明曾祖文宗任俠好義祖繼元早卒

贈文林郎祖母沈氏　贈孺人父孝邑庠生　封文林郎
贈儒林郎嘗夜行見一女爲賊所掠奮梃追逐奪還其家雍
正元年秋海水漂溢縛筏以救溺者全活甚衆母吳氏　封
孺人晉　封安人先生幼穎異五歲時邑有盜警居人爭出
避先生奮曰是間有三丈夫何畏父問三丈夫爲誰曰父伯
父兒是也父大奇之比長師事同邑孝廉李杜詩能傳其業
經術通明傳記該洽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雍正元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七時督學使者閩中鄭公任鑰甄顯才俊雅負
藻鑑先生食餼膠庠知名郡邑遂以選拔充貢成均明年甲
辰中順天舉人八年庚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先生
祖母年九十殁謁告數月錦衣稱觴鄉人榮之十年父得劇
疾醫莫能愈先生請急歸省晨夕祈禱願以身代果獲瘳快

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十三年乙卯爲順天同考官乾隆元年丙辰爲福建正考官三年戊午又爲福建副考官是年迎養父母於京師明年丁父憂九年起就職是冬

聖駕幸翰林院先生預陪盛典　恩賜筵宴及書幣茗果十一年五月以母適七十陳情歸養崇明濱江海多水患明年避災至常熟縣因定居焉十六年恭遇　覃恩勅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十七年丁母艱服終會足疾遂不赴職先生爲人訥於言詞敏於文翰內行敦厚飭躬戒愼雍容儒緩氣度沖雅曾祖母沙太夫人好食炒豆年八十無齒常嚼而飼之父嗜鳧雁一日從遠道獲鳧手自烹治疾行三十里携歸進之父大喜啜之至盡弟恒八歲殤常涕泣悲思旣而懼傷母意乃止潛詣其家哭之姑適沈氏家困乏數賙

之及爲收恤子孫營度婚葬具有恩紀幼受句讀於盧翁翁
貧老飢寒廩給終身盧翁之師王君無後骸柩暴露復爲葬
之有故人以子不肖欲致之死先生曰是尚可教因令之家
誨諭百端數月後其子悔悟卒成善士盛生者嘗與先生訟
田後觸令怒懼罪他適令捕之急妻子惶怖求援先生先生
攘袖甚力伺令怒解爲請得釋崇明沙田增損無常版籍易
淆舊有一圈一則之法而豪强利於并兼漸紊其制乾隆四
年先生倡紳士力言縣令復其舊又其俗田主徵租於農往
往於常數外廣立名目多所斂索獨先生田盡除之丁卯秋
飢民四出抄掠經先生永豐沙相戒無敢犯者雍正中舉場
文體日趨豐博海內宗尚翕然同風先生上追隆萬別啟清
新篇約而味長辭輕而趣遠同時殆無其匹善書有唐人

風矩莊舒取之伯施剛勁柔之信本融此二妙尤幅擅長回翔館閣以文雅著稱座主常熟蔣文肅公合河孫文定公休寧汪文端公咸深加獎鑒目為醇儒前後充奉宸院供奉一統志館　武英殿經史館明史綱目館纂修官先生所修綱目前滿簏者數更久不具藁而程限迫促先生晨夜排纂如期訖事鬚髮為之盡白性恬靜不事干謁及聲氣結納自乞養歸里家居垂二十年奕棋賦詩種果栽花文人勝流設讌彌日或時與田父野老共語稼穡翛然自得無復榮進之意志樂山水常熟虞山為城巖壑幽勝春秋令序烟景清淑探選泉石登賞靡倦嘗歲除獨遊虞山迫暮從容步歸縣於途中製繇義一篇具襟度閒適如此所居之室當畜文魚玩其游泳從容謂有天機流行之趣或時無魚即置清水一盂座

側曰對之令人心神澄明不爾便自鬱鬱晩年主虞山書院
講席孜孜誘導示以雅正因材上下啟發無方進退精審羣
士悅服其所獎借並有器業登科目者前後不絕乾隆二十
七年崇明舉鄉飲酒禮時論以先生耆德雅望推爲大賓縣
令趙君方列狀三院馳書敦請時先生風眩積年竟辭不就
先生雖家居每正至
聖節必具朝服嚮　闕致敬肅若咫尺及後被病人有候之
者猶衣冠出見自力迎送平生著述甚勤老而不倦有經義
稿若干篇詩文集若干卷乾隆三十年八月初六日終於家
春秋六十有九配黃氏　封安人子四廷茂進早卒潤濟並
國學生女二孫二孫女四齊壽曹泰後學顧陪研側近接屬
間亟親風旨謹案先生平生文行皆可垂則後進爲時典型

宜有碑誌誄傳以信於後致竭菲淺載揚清芬粗記一二庶備採擇謹狀

碭山縣教諭勉廬謝先生行狀

邵齊燾

先生姓謝氏諱普字曰三蘇州常熟人祖爾綱父錫蕃贈文林郎康熙十九年大水歲饑先生祖爲粥食餓者時先生年五歲進曰糜薄恐不飽又不得懷去不若易以餅祖大奇之從其言全活甚衆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輙高等及入成均屢冠其曹年四十九中雍正甲辰科順天第五名舉人會試取明通榜歸教授於家先生爲人和平樂易篤於倫理居家常以孝弟敦厚爲教侍母病衣不解帶者經燃年戠兄毅字心遠邑庠生弟發字叔起丙辰舉人推心處弟發於中誠友于式好至老無間從弟子景運幼孤露育於先生提携成

立視均已子少受業同邑陳澍陳焌爲造塋冢與同學五十餘人執紼送葬其篤於誼如此在場屋三十年經史古文手自抄撰研精探索寒暑不輟爲文章精詣充實理法純密既魁京兆所試題義遠近傳誦及歸從學者日進先生指示程準剖析奥窔誘掖不倦多所成就乙卯丙辰之間舉場文體一變其舊末學膚受不循其本競攢詭異冀以逢世懈忽先進目爲常譚先生教人常隨時適變而不失其正執經之士前後百數二十餘年登科第者相望門牆之盛同時罕及乾隆五年年七十五由丁巳明通選徐州碭山縣教諭碭之諸生積爲隸役之所魚肉先生至所以扶樹之甚力時患蝗縣令教諸生各出掩捕一生病不出隸輒廹辱之先生謁令令方憂蝗甚先生曰隸之害民酷於蝗蝗易除未足憂也令爲

稍戢其隸又干生者納租已畢隸猶索錢不已大見詬辱反誣生以罪令怒將笞生先生曰徐之且勿盛怒令恚曰師何意罪我以怒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人所當有苟發而中節則怒亦和耳令意解乃釋于生方是時隸役橫甚士之富厚者必以計攫其資貧者或恥爲之下即立其罪名恣意淩折之澌物細故皆成瘡疣搆飾疑似詞牒旁午先生深不平之後大司成崔公紀來督學司成素方嚴先生因上謁極論其害乃令諸生嘗見枉陷者悉以狀自列學政學政下其事敎諭先生一一直之以上司成大怒飭郡守按驗諸奸猾悉伏其罪士氣爲之一振於是諸生恃先生若慈父母矣先生在碭山八年訓課不倦貧者恒賑給之有汪鳳翥者幼孤黃圂文者本農家子此兩人尤貧困以童子來謁先生招致官

解衣食而教誨之三年皆補弟子員先生嘗與郡記與令分
道捕蝗當至南鄉禱於猛將廟而往於時羣飛蔽空聲如殷
雷乃命各徒衆掘溝塹設置網具竿梃須黎明畢會及旦視
之蝗盡墮地死數十里無一飛者士人陳鳳卜家有狐祟巫
祝禱祀莫能祛祓先生至揖而祭之命虛一室處焉自爾寂
然家以獲寧乾隆十二年以老乞歸牘屢上郡守定公長以
先生尚強堪任職疑有所齟齬遣教授從容問所以欲去官
意先生慨然曰吾年踰七十筋力尚健顧我兄弟三人弟
以計偕得數過此兄耄矣獨不能來念相見無時何能貪廩
微祿使白首抱完山分飛之恨乎郡守爲感動乃許焉先生
既得請以是年六月束裝諸生更留行復居月餘比發生徒
傾邑送於河干服詩衿而列拜者三十里不絕初先生出行

城南遭子母相毆者停肩輿問之其子傲然曰素非相屬能
難我耶先生怒執而撻之令縛送縣令治其罪其人始懼而
求免先生爲開示大義反覆訓諭而去縣令聞之晨造先生
自以化導無素引咎愧謝後其人感悟更爲善良娶妻成家
供養有加聞先生歸母子追送出郊鄰黨拜謝縣令者二韓
鄔君名承顯嚴猛得吏幹先生與爭諸生曲直數相抗初怏
然察先生所言公後更見敬信命其子受業於先生之子祖
庚遂相與結交先生家故貧居鄔之祖庚以舉人選授處州
雲和令雲和窮人坐法當抵罪走常熟行餽先生先生正色
拒之凡再至卒不納數數祖庚官務廉慎勿徇法亦終不言
窮人事乾隆十六年恭遇
皇太后萬壽推恩中外先生以祖庚官　封文林郎祖庚在

雲和五年以勞攷調甯波奉化合未數月有獄囚病死其家請而殮之坐不檢驗奪職先生閒未嘗戚戚乾隆二十二年翠華南幸吳越先生年八十餘父子迎道側進所著聖諭十六條衍義　詔賜先生緞一端復祖庚官初先生年十五六多疾患母黃夫人誡曰汝血氣浸長而羸瘠若此一不慎恐旦夕不自保先生受誡加意攝護弱冠以後體更充實竟獲遐壽既耄飲啖日進齒牙未嘗動搖後進以文字請業者手披口講無厭怠如壯盛時庚午壬申祖庚連充浙江同考官迎先生至錢塘既撤闈祖庚率其門生謁見奉觴上壽侍遊六橋先生鬚眉皓然策杖登陟彌日欣暢曾無倦色自先生去碭山歸優游家園垂二十年安分忘貧以文自娛壽考康強儀型縉紳四方士友相見必問勉廬無恙爭欲

知其起居服食其相傳說以爲稀有勉廬者先生所讀書室也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初九日無疾卒年九十先生娶姚氏先先生卒　贈孺人側室陳氏以子貴　封孺人子一即祖庚乾隆戊午舉人浙江奉化縣知縣孫二曾孫四先生以醇德宿齒爲鄉黨之所尊事文章行誼皆可表見於後宜請當代哲匠刻書碑誌垂耀泉壤及載郡邑志乘使來者有所考信觀法齊蘐幼以愚陋忝侍函丈敢就聞見所逮系以先生所著年譜撰次梗概冀備采擇謹狀

衢州府知府穆菴林公行狀　　朱筠

君諱明倫字穆菴其先出漳浦林氏後遷廣東之始興爲始興人曾祖其位祖先瓊貤　封翰林院庶吉士父高昂　封庶吉士君家始興十一世世有隱德不仕君生而早孤其祖

教之故勤嘗手授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令讀讀至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祖父輒泣然久之曰小子勉力歐公之言不我欺也時君尚小已能會長者意旨識其語不敢忘自是益刻苦讀書年二十餘爲文章有名乾隆十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既官京師去鄉遠且貧不能迎其家人與俱獨與同年數公者居教習館中君方年富才銳晨夕與館中諸公談諸公固已心折之已而君久客思鄉里雖宦遊意不能無抑索中心忽忽無以自主憒然曰人不學問不足以勝血氣徒爲文章談論自豪乃助之熾耳於是自秦漢八家之文一變而求所以用力於內者思因文以至乎道初出入於陸撫州王姚江諸家言茫乎若無所得乃稍稍取朱五子之書日夜沈潛反覆觀之既畢業作而曰學

嘗如是矣君居館中凡四年其用功深氣質日純以粹所爲文章日以進於古而君之學遂以有立一時諸公多名流咸翕然共推以爲儒者十七年散館授編修明年用薦得旨記名以御史用其秋　命爲山東鄉試正考官所得士多知名者十九年授浙江衢州府知府君之來衢也俗尤好禨鬼歲春秋民相率往九華山求福於所謂地藏之神者籠金囊糧男女奔走道上君諭之曰爾民爲不善爾祖父之鬼不祐爾矣若善何求於神衢人大感悟又其俗婚嫁壻家先張酒食於中塗待婦家送來者飲啖恣民小忤意輒使酒罵坐客甚者碎其器物擲路邊兩姓往往終身不和喪事則邀其死者棺身之所附而親交來弔問必遍遺布帛呼僧唱經擂鐘伐鼓相爭尚爲無益之費以故民有婚喪每一召會費

錢幾十萬中貧之家至破產不恤也君為一切厲禁去之民
初未信公之君於民事事無所不盡心郡間有雨雹偏災君
身親周視具書册上報請賑貸毫毛無所隱歲旱君走禱於
仙霞嶺為文以告於嶺之神詞意懇激天立大雨歲以豐熟
三年衢人相謂曰公之愛我其以誠乃服從其化君故以詞
臣出知府事嘗言欲吾治行一郡中而為齊民之倡者莫先
於士甫下車聞城南故有正誼書院久荒圮君立出俸銀為
治講堂學舍而延郡人費先生為之師生徒聞風爭來集君
治事之暇必月一至書院與諸生講學相確錯發然以教化
為必可行諸生益喜君益抗顏告之曰諸生其務讀書明理
求至於聖賢毋為區區文章之末而已居無何上官終謂君
迂濶二十一年以不勝職劾之例當入京引　見寵郡之

日衢之士民相與徬徨躑躅而不忍其去去後至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嗟乎君之治衢無赫赫能吏聲稱於人人非俗吏之所及也初君治衢衢治使人拏船迎其祖父與父時君祖父年已八十餘乃率其子暨孫曾孫視君於衢衣冠古樸容貌甚偉衢之文武在位及士民聞太守祖父來維迓爭迎之咸來上壽退而歎曰非是翁不育我賢太守老人亦喜顧謂其子曰長孫能賢於官以不忘我教矣吾儕其歸乎君跪而請留為之居一年而歸比歸而君適罷官罷官未久而君祖父之訃至君號慟曰非孫之能我祖父之福因毀甚自是鬱鬱不得志君初罷時出舍於衢之逆旅有鳥似鵲而小數為惡聲啾啾然鳴於舍側君聞過後軒鳥從屋中攫片肉颺去問之土人曰死雀也君時方病意惡之為文以自解云

此鳥不復作惡聲矣遂治裝去二十二年復來京師病甚且卒夜半呼其僕曰此去沙井幾日程對曰三十日君頷之無所言遂卒沙井者君之歸途由江西入廣處也君性情介然自守聞人大言縱論則掩耳避走若浼已或詬之者意有所不合輒端坐與莊語以厭苦之其人徐徐自罷去不復至以故仕中外與之游者不過數人皆古狷者之流嘗與其鄉人教諭闕君書言今之縣學古之鄉學也足下勿以為官卑其努力明正學以救吾鄉比來浮說靡曼之習三數年後人才可興足下亦當自求之使人有所則效又與人書自言惟於程朱之書久然後得之雖有他書不欲觀雖觀亦易了也其處已之高而責人之重如此為文章以文從字順喜往復為主其得意時時自合於古人所著詩集一卷文集二卷學庸

通解二卷讀書遡言一卷君娶張氏例封恭人子二洛淳
淳爲君之仲弟明同後女子一君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七月
十一日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年三十有五
其明年君弟明佐來京師迎其喪以歸謹具任官事迹如右
庶他日有所依據謹狀

錢處士行狀　錢大昕

處士姓錢氏諱民字子仁一字生翁嘉定縣外岡里人早孤
年十三棄書學賈數爲鄉里所侮乃歎曰世多妄人求其不
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字子辰夢許魯齋教以民名覺而思
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遂易今名慨然有學聖之志聞書肆
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往謁願爲聖人之徒是夜夢有告
己者曰謝絶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自是始讀四書正

文年已三十矣題其所居之室曰存養齋日靜坐其中所學日進平湖陸淸獻公宰吾邑以正學自任處士嘗與之論學又五年自謂學已成復往平湖質之陸公公與之言多不合怪而詢之則曰公從文公入某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言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以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我注脚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其可得乎此未合於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

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能徧物況初學此未合於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艸本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年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大成不肯粗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不合於二程也又謂今之學者不如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

邀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考亭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闢如異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闢是務聖學必亡矣盖處士之學得於靜坐謂後儒多未合先聖之旨故直追孔孟自闢門户又以意更定四書次序誠不免果於自信之失雖然使以處士之志而得聖人以爲之師亦幾於嘐嘐之狂士矣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孟子取其以勉人之立志者若處士者勇過成覸遠矣處士之沒已七十餘年子孫無能讀書者遺文雖存吾恐後人刪覆醬瓿也因敘次其行如右後之人可以識其志矣

湖海文傳卷五十九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行狀

江愼修先生事略狀　　戴　震

先生姓江氏名永字愼修婺源之江灣人少就外傅時與里中童子治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內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者而於三禮尤功深先生以朱子晚年考定三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輯續成編猶多闕漏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覩於今題曰禮經綱目凡數易稾而後定値朝廷開館

定三禮義疏在館纂修諸詞臣閩先生是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處里黨以孝悌仁讓躬先凡古今制度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一一詳究得其本始其於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恒氣注歷見歧未定也則正之曰歲實爲歷中大綱須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恒氣恒歲實因有本輪均輪最高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恒氣恒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恒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

不計也古歷未測定朔自唐以來旣用定朔望推交食則不復用平朔注歷隋劉焯始測定氣厥後諸家踵用其術然唐釋一行之言曰凡推中月度及晷漏交食依定氣注歷依恒氣唐以來必用恒氣注歷者皆一行此言誤之也梅氏乃曰古者注歷用恒氣爲置閏地也夫用定朔不用定氣則無中氣之月未必果無中氣也置閏於無中氣之月用定氣而益密耳史紀冬至有從測景得者書曰某日景長景長者定冬至非平冬至也在禮典如朔會圜邱皆以是日則自古冬至用定氣矣一歲節氣獨冬至用定氣其餘茲用恒氣有是理與况恒氣宜從平冬至起算茲乃起算於定冬至而以氣策累加之則其所謂恒氣者非恒氣也於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

二筒以別十二律則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歷志之謬其說曰黃鐘之宮黃鐘半律也即後世所謂黃鐘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鐘之宮為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今古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為大聲大絃為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先生言樂律實漢已降二千年莫知關究者如此爲書以論古韻起於吳才老而邑

山顧氏據證尤精博先生則謂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東至江一部也脂至微齊之咍一部也魚模一部也眞至欣也魂痕也一部也元也寒至山也僊也一部也歌戈一部也陽唐一部也清青一部也蒸登一部也侯幽一部也侵也添至凡也各一部也支屬脂之又分以屬歌戈尤屬侯幽又分以屬脂之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者則顧氏未之知也麻屬歌戈又分以屬魚模先屬元寒又分以屬眞諄而眞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者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庚與耕屬清青又分以屬陽唐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詞家謂之

閉口音以侈斂當分爲二獮之質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先生悉以三百篇爲權度舉而正之上去二聲從平聲通轉舉正於平聲同入聲屋燭一部也質至迄也沒也一部也月也曷至轄也一部也藥鐸一部也職德一部也緝也帖與狎至乏也各一部也沃與覺屬屋燭又分以屬藥鐸屑與薛屬月曷又分以屬質術陌至錫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藥鐸而麥又分以屬職德合至葉也洽也屬帖狎又分以屬緝顧論入聲尤多未審先生悉欲彌縫其書主三百篇以爲百世用韻之準易彖言往來上下皆後儒謂之卦變說人人殊先生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

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
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皆言古者
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先生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
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
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
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
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
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
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
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
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
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

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後儒爲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誤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其正幅前襟而後裾是也以鄭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所之爲言正以別乎裳幅之不交裂者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

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經傳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塙證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生平論著之梗槩如上數事亦足以見矣卒年八十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先生嘗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至三禮館總裁桐城方公苞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為問先生從容置答

乃大折服而荆溪吳編修紱自其少於儀禮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辛酉間也後數年程吳諸君子已歿先生家居寂然值上方崇獎實學　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在朝爲貴官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遊皆無在者益感愴乃辭謝而與同郡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也卒不能强起其後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綱目也戴震與太倉王光祿鳴盛言先生之學後先生與戴震書敘道問必稱敬候先生先生家故貧其

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之鄉人於是相與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鄉民不知有饑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此先生之善於爲鄉之人謀者先生生於康熙辛酉年七月十七日卒於乾隆壬午年三月十三日遺書二十餘種繕寫成帙藏於其家書未廣播恐就逸墜不得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戴先生行狀　洪榜

曾祖昱良故不仕妣邵氏王氏

祖衛仁故不仕妣程氏

父弁封文林郎妣朱氏贈孺人

本貫休寧縣由山鄉忠義里

先生姓戴諱震字慎修一字東原戴氏自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曰安有子曰顏由饒州樂平遷歙州葬母於歙之黃墩小練源廬於墓側稱孝隱先生卒葬休甯隆阜因家焉世爲休甯人先生爲嫡長宗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乾隆某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纂修官三十九年奉　旨得與乙未貢士一體　殿試四十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四十二年五月辛卯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生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

子朱子所注云爾則問于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朱去周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又問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先生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先生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書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義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舉其詞無遺時先生年十六七矣隨父文林公客江西南豐就近課學童於邵武又一年於經學益進先生以爲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畢

究本末兼綜信而有徵合諸至道而不留餘議誦堯典至乃命義和不知日月列星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與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鎭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繫仲康肇位四海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遺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眞僞辨衆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攷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

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縱宜辨魏有孫叔然擬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句股西域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勾股則勾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勾股雖深明西人之法者咸昧其由來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繫也凡經之難明有此數事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歷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彊域州鎭郡縣相沿改革之由以廣異聞之率鍾實管律之術靡不

悉心討索知不可以雷同勦說躐涉皮傳因悟聖人之道如繩之縣如臬之樹苟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立矣先生病夫後之治經者依於傳文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以此治經夫不知爲不知之意苟立一說則徒增一惑卽起一辨使後之學者不勝其勞因取其說之易曉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大者遠者治經益疏而去道益遠故嘗以爲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義理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文章咸知文之爲末道之爲本欲因文以求進據乎道而祓之於文其於道也亦有得有不得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

知派流之小然而未跨其巔未涉其涯故其所得終於藝也而非道也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器之不明於古人之文章多有不省者矣文辭之不達者所謂義理固一已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先生之爲學自其蚤歲稽古綜核博文强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窮於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入人心最深者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先生之自邵武歸也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魏科碩輔誠不足言先生家極貧無以爲業至是始爲科舉文窮幽極渺於

有明以來尤愛西安四子江西五家所傳遺藁每有所作意旣奧曲詞復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非笑之同族戴長源先生瀚以此名於時家於江甯文林公因往江甯命先生步隨以從就謁長源先生至一見卽其所學曰當今無此人也吾誠不能有所益因館於其家令與諸子圍棋談說不關以文事旣月餘一日取案上檀弓令先生口講其義先生每講終一節未嘗不稱善因命題令爲時義一道先生援筆立成大加嗟賞翌日謂文林公曰是子誠不能限其所至今歸矣所業甚精可無以示人先生自江甯歸淳安方楘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謂已所不及繼而歎曰今之徐子卿也同學者請曰若某某句其可通耶方先生指而示之曰是出某經某史顧若未讀耳因言其命意之精同

學者駭歎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時郡守何公每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論講經義於書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正焉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歷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餘年未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爲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歎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同志密友郡人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蓋先生歷律聲韻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也先生學日進而遇日亦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用是絕志舉子業專思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所爲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圜記諸書皆

成於是時矣有傳其書至浙中者天台少宗伯齊公召南見之曰曠世才也嘉歎不絕於口由是江南之北稍稍知先生名東吳惠定宇先生棟自其家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漢經師以來賈馬鄭服諸儒散失遺落幾不傳於今者旁搜廣摭裒集成書謂之古義從學之士甚眾先生於乾隆乙亥歲北上京師見惠於揚州一見訂交嘉定光祿王君鳴盛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為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求是亦不易之論先生之始至京師當時館閣諸公今光祿卿嘉定王君鳴盛今學士嘉定錢君大昕大興朱君筠河閒紀君昀餘姚盧君文弨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節交先生大司寇秦文恭公方為少宗伯編纂五禮通

考延先生邸舍就與商搉其所採摭先生各經之說甚多先生因出其笥中所藏江先生推步法解一書以示秦公秦公取全書載入焉先生因盡言江先生之學於秦公後江先生卒先生狀其行實及著書卷數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以備采擇其後學士朱公督學安徽檄取江先生書上之於
朝亦由先生力爲表揚之也先生以乾隆壬午科舉於鄉會試屢黜於有司往來教授燕晉閒先生精博於輿地之學嘗謂古今遷移不可究詰治斯學者因川原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由山嶺之陰陽水行所逕過知州郡之沿革遷徙大凡水之上流川出於兩山之閒歷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衍而土疎斥不數歲輒遷徙不常是以滹沱桑乾漳水之流爲難考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册雜錯糾紛於前

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即圖上批示令再圖以進戸吏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如先生言無不驚歎以爲神其治事精敏類如此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流傳至今經注溷淆前後錯簡文章家以爲掇拾辭采之書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八九年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條貫而是書遂爲考輿地家適用之書先生治是書將卒業會 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奉 召與爲纂修先生於永樂大典散篇內因得見酈氏自序文獲增益數事館臣即以是屬校正上其書 詔允刊行焉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治經之士所當知故自其早歲以名家論多前人所未發周髀之書雖傳于今歷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極及北極旋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

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釋周髀者數家未
解北極旋璣何指而虞夏書之璇璣注徒以爲可旋轉曰璣
不得其本象先生以爲所謂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所謂
北極旋璣者今之黃道極也赤道極爲左旋之樞黃道極爲
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
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游故
周髀謂赤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
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璇璣環轉于中擬夫黃道極者也先
生此論匪惟得周髀之解並以見古旋璣玉衡之遺制其在
館也屬校周髀經先生悉心正其譌舛補圖以進亦得
旨刊行先生又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
通人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名家未之獲見先

生則正譌補脫審知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補之以進亦得　旨刊行皆有　御製詩冠其卷首而古書之晦者以顯而周官九數之學益明先生嘗謂漢京師康成鄭氏之學集衆家之大成俾六藝散而復聚魏晉而後雖王肅虞翻之流時加駁難而學者宗之比於周孔自唐義疏之行鄭所注周易尚書乃亡今所存者獨三禮注毛詩箋而三禮注尤精博謂當與禮經並行如春秋之有三傳先生留心於是書者數十年會編校唐人李如圭儀禮集釋其書全載鄭氏原注因校李書即攷定鄭注實可爲此經定本而禮記周官經亦以次定正譌又嘗以爲古者小學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文解字數家方言之書迄無善本先生受是書校之正其舛譌補脫採摭羣書以爲考證幾及萬

言先生之校方言也已得疾足㾄不能行猶日夜勘定不倦是書及大戴記校已畢未及上而先生已卒矣先生所著書今文尚書經二卷毛詩補注一卷春秋卽位改元考一卷考工記圖二卷大學補句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四卷勾股割圜記三卷歷問四卷經說四卷屈原賦注一卷通釋一卷音義一卷經史籌算一卷氣穴記一卷藏府象經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文集四卷制藝一卷先生嘗爲七經小記之書凡經中訓詁制度象數水地諸事以及天人之道經之大訓皆比類合義具其端委論其指歸俾學者因是以求六經用力約而功多書未竟業成者原象一卷原善三卷學禮篇一卷水地記三十卷卒之前數月手自整理所著書命工寫錄亦未及竟先生以爲釋

道自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治君子强恕以去私而學問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已以縱欲無良而偕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情事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與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

乎巧者也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畢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偽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偽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

謂至善矣夫以理為學以道為統以心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論治以富民為本於漢書所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未嘗不三復斯言也於史記尤喜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列傳有味乎其言之事親至孝夫婦躬操井臼酒漿飲食親自進之文林公性方嚴先生怡怡孺慕曲得其歡先生之奉　召入京也文林公携家至邸舍居一年思歸先生欲留不可自是未嘗一日不願歸也疾累月不愈亦冀幾修事將畢當得請以行凡書籍之類皆已緘縢矣治家和而有法嘗言子弟有小過當立加斥責至有大過當微示以意苟顯揭之令不可為人則自棄於惡矣所謂中也棄不中也行已

嚴介然不爲矯激之行謀人之事惟恐其不忠揚人之善如恐其不及其敎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爲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達近而易知博極羣書而不事馳騁有所請各如其量以答之未嘗不有所得也其學雖未設施於時旣殁其言立所謂不朽者與娶某氏　封孺人子一人中立女一人許嫁戶部主事曲阜孔君繼涵次子廣　洪榜兄弟得交先生凡先生之行事緒論蓋得其大略焉中立將以某月歸葬於某鄉之某原謹書家世行業及論著之大凡以求志於作者辭繁而不敢殺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沈沃田先生行狀　　汪大經

先生姓沈氏諱大成號沃田松江華亭縣人其先東陽人有爲明太祖軍記室定鼎後不受爵隱居與淞之青龍江諱肇

靈者是爲始祖世以科第起家爲時名臣六世祖諱鸞始遷居郡城積學敦行學者稱爲傲瀨先生五傳至邗城公三子先生其伯也幼穎悟讀書目數行下爲文才思橫發耀達公特愛憐之康熙己亥學使昆明謝公科試松江得先生卷驚異取冠郡校謁見時進先生曰吾試江蘇八府三州士不乏取上第如拾芥者然他日能讀書崇古學惟子一人而已先生益感奮篤志經學博聞強識讀書晝夜不輟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算學單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學以詩古文辭名江左初先生有負郭田五頃積給饘粥雍正戊申三月邗城公以瘵疾卒於官先生奔赴爲交代某公所窘殉頌繫在官而是年八月章太孺人又以疾卒於家先生待理不得歸益哀痛毀瘠知州蒲圻程公廉知邗城公清介且

戚先生之孝援之得奉喪歸里而家已中落服闋遂入都會同郡王公丕烈督學廣東聘先生往自是歷應幕府徵由粵而閩而浙而皖江前後四十年或數年歸或三四年歸歸輒苦困乏不能一二月留然性勤儉未嘗一日廢丹鉛亦車往來以四部書自隨遇先儒夙逍之義辨析毫芒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不以遇蹇自沮也晚遊維揚客運使盧公見曾官廨旋館江氏生平遊歷於揚爲久束修所入不治生産弟仲安蚤世撫其遺孤視如已出戚友有貧者必周恤之與西蜀王公恕陽湖濟公思綮交最後贄谿最多然未嘗干以私王公之薨也公子三皆幼賓佐散去先生經紀其喪送其孤扶櫬西還其篤行如此先生幼承家訓長師黃宮允唐堂先生而交吳中惠徵君松崖天都戴孝廉東原西泠杭太史堇浦青

浦王廷尉蘭泉故其爲學原本六經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與夫一名一物流傳考索研究原委井然藏書萬卷手自校讐鐫本譌闕字體從俗必標識而補正之蠅頭蠶子件繫條屬非目力心細者不能辨其點畫也其校定十三經注疏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昭明文選說文玉篇廣韻顧氏音學五書梅氏歷算叢書尤爲一生精力所萃著有學福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八卷著而未成者讀經隨筆也先生生於康熙庚辰十月二十五日歿於乾隆辛卯十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二娶李氏早卒詳先生自爲傳繼娶張氏先明知府鄉賢孫諸生諱濬裕之子有婦道輔成先生志子一人一體府學生才而夭張孺人出女子子三長適汪德溥次適李錫疇李孺人出次適張孝

力張璐人出嗣孫蕃大經與先生爲世好從學五年稍窺其學行去歲十月二十七日先生自揚歸病亟呼大經手授詩文叢稿并東原先生與先生書學福齋集序且曰學未有不自六經入者幸勉旃越二日而呼易簀矣嗚呼以先生之湛深經術生不獲與稽古之榮衣食奔走沒未一年而手校諸書散佚殆盡爲可哀也已先生自築壽藏祔邗城公墓在通波門外今蕃將啟窆而葬俾大經詮次世系事跡以俟表墓者采焉謹狀

候選縣丞附監生黃君行狀　洪亮吉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黃君景仁以瘵疾卒於解州臨終以書貽友人洪亮吉於西安俾經紀其喪亮吉發書即行以五月十六日臨君殯於解州之運城亮吉知君最詳遂次撰

君行事狀以乞志傳并使後之傳文苑者有述焉君諱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系出宋秘書丞庭堅自宋南渡時由鄱陽遷武進遂爲武進人祖大樂以歲貢生官高淳縣學訓導父之掞禱於學宮神祠而生君故小名高生君四歲即孤伯兄又繼卒訓導君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業倍常童年八九歲試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學使歲科二試吾鄉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出即冠其軍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進縣知縣王君祖肅尤奇賞之君美風儀立儕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爲偉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君守訓導君訓未嘗學爲詩歲丙戌亮吉亦應童子試至江陰遇君於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鏤本暇輒朱墨其上間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效其體

日數篇逾月君所擬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先生齊燾主常州書院亮吉及君皆從游君學益大進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援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歙君遂歷訪之歸必得詩數百篇後復攜邵先生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大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後始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又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　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於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三月上巳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偏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

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戚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錫君目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誇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於徽州越月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君自知年命不永嘗共赴弔邵先生齊燾於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君死若爲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刊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爇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故平生於功名不甚置念獨恨其詩無幽并豪士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亮吉亦以貢入都值母孺人疾中止君自京師

貽亮吉書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思爲我營畫老母
及家累來俾就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
居發其書貧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并質之得金
三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後二年而亮吉遊京師君果以
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爲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君母先回而
君已積勞成疾矣又二年亮吉遊西安君繼至今陝西巡撫
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遂以乾隆四十一年
上東巡召試二等在　武英殿書簽例得主簿入貲爲縣丞
銓有日矣爲債家所迫復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
解州病殆遂卒於今河東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
於乾隆十四年年三十有五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
是始之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君獨與亮吉交十八年亮吉

屢以事規君君雖不之善亦不之絕臨終以老親弱子拳拳見屬君之意殆以亮吉為可友乎此或君之明而亮吉亦有不敢辭者矣君年甫壯歲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及歿而出篋中詩篇幅完善有至二千首是可傳矣君之喪沈君經卹之甚至巡撫畢公今陝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賻之皆俾亮吉挾之歸以奉君之親以撫君之孤以無貽君九原之戚畢公又將梓君詩以行益歎公者於君皆始終禮愛之為近今所難及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君娶於趙氏生一子二女子年十三女長年十六次五歲五月二十六日行次宜陽友人洪亮吉謹狀

薛家三述

彭紹升

薛家三名起鳳長洲人少孤依其舅比邱虛嚴福公福公傳

碧山宗旣退揚州法雲寺居畀門隱於卜得錢貲養家三從師問學問與家三論佛法家三輒領解因囑之曰末法衆生不識心源儒佛互諍子誠欲見儒者身而說法要以見性爲宗眞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家三終身誦之余初未識佛家三數與余言佛余笑曰吾與子皆遊方之內者也安事佛哉家三曰子欲自外於佛而不知佛之無外也子且以何爲內哉余瞿然有省因問輪迴之說信乎家三曰日月之行嬗乎晝夜矣寒暑之遞代乎春秋矣其昭然於天地間者未嘗或息也奈何疑人心之有息乎余撫几而歎曰至哉言也蓋余之向佛自此始从之余學道無所獲而之家三家三曰此事函葢不得因循不得覬於逝者如斯曾有停住否不舍晝夜有造作否彼意厭者無論矣強生枝節捕而躡之激而行之豈

足以識在川之意也又言大學之言誠意也學者須從此下工夫其言正心也學者須從此識本體欲識本體須知其本來污染不得子在川上舜居深山曾有一毫污染否耶家三善論說每對客縱心而談馳騁上下於古今事理輒得其要領聞者隨其分量莫不饜足而去自頃三四年來時患肝疾頗自抑制意氣日益下今年春疾作筮之不吉者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此可以觀其人矣家三年二十七舉於鄉試禮部進縣主府沂州書院者三年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自沂州歸越四旬而卒年四十二其爲人孝弟家雖貧能急人之困有師周鹿原老無依家三酬金資之入支硎山既卒爲殮而葬焉其姊家負人百金將歿前數日出金盡償之尤以爲難始篤好爲詩其思深其味隱探之不窮叩之愈永而其

立言之本常欲借一世之人撤儒佛之樊以遊於大同之宇雖終鬱塞以歿其志之所存可考而知也余既錄其詩刻之因爲序其平生大致如此

羅臺山述　　彭紹升

臺山名有高衡都瑞金人曾祖萬博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臺山少而倜儻年十六補諸生其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因慨然慕古劍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視同學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雩都宋道原之爲人者治先儒書謹繩尺躬孝弟之行君子人也臺山聞心動欲一見道原會府試贛州便道原必在往訪果得之自陳所學道原不許臺山盛氣力辯之道原曰吾少孜爲子剖其理昔橫渠先生見范文正公言兵事公非善也授以中庸足下之學視橫渠

何如吾那敢知使如橫渠固非儒者所尚也況未必如也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
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閨門順敘而家齊達而
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達無湮塞夭折之患及
其成也身亨而道泰故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
擾擾常若有營以此遊於世得免刑戮毋累父母兄弟足矣
尚求有濟於天下乎臺山面赤汗沾背四肢局縮不自安請
曰何以教我道原曰子明慧絕人反而求之宋五子其師也
嗣後過從甚密一日道原屏人肅衣冠跪而泣曰子敝錮深
矣誠不忍以子明慧之識聽子淪墜也臺山亦跪而泣曰何
以教我道原乃出其所作持敬主一二銘曰勉為之已而道
臺山見贛州鄧先生鄧先生名元昌為於儒道原所師事者

也臺山於是憪然棄所學徧讀先儒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菴諸先生之論學也因諸先生之論以上闚六經孔孟之文旁推曲證多創獲之悟年二十餘謁衛化雷公貫一遂受業於門每有陳說雷公曰子聰明然譬諸活水銀吾懼其流也居歲餘而歸乾隆二十七年學使謝公祭優行貢太學遂如京師予時方侍尚書公於邸舍一日過編修彭衣春得臺山試卷奇之遂造訪焉已而文字往來日密三十年秋尚書公主順天鄉試予邀臺山習靜於蘇州會館榜發臺山得舉其年冬予南還明年臺山下第歸過予家復與予閉關七旬靜中瞥然識得學問入手處決定不疑予友汪大紳治儒釋兩家言才辯無礙見臺山而心折嘗言作聖工夫須從可欲之謂善一語下手臺山云此是初心所證階級非工夫也下

手時便須踏實地若以生滅心求不生不滅法無有是處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當下示人不生不滅本體從此直造聖域有何疑哉臺山故好讀楞嚴經至是信向益切遂長齋偏讀諸大乘經及諸經義疏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究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旦不然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故其所論說華梵交融奏刀砉然關節開解能使執者遁離者合若撤屋蔀而闚天日也既還家率諸族子弟入鳳皇山朝夕講肄導以為善興起者頗衆三十五年入京會試還舍于家聞母赴乃行尋游廣東客恩平知縣李素伯所比歸膠州法鏡野致書及所著文論春秋大恉且謂兩宋諸儒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圓鑿乎臺山復之云承示春秋取義測見斯春秋二叙

破經師之陋發先聖賢之蘊使學者即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緫微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雖然本末先後之序亦有不可强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於學易學易之本在於謹彞倫愼言行約之於禮人之彞倫言行壹於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岐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固持堯舜孔孟之道于國事倥傯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即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

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强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於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於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於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夫所謂時宜者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評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幸熟思之三十七年復入京會試攜其幼子之明來舍之去其還也乃攜以歸居一年出遊至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琶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歲至揚州高旻寺主僧照月貞公門風甚峻臺山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緣不能對臺山慣入禪堂隨

眾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一切殽訛公案當下豁然遂辭去偕同參二僧度錢唐止奉化西峯寺一日出白金易錢縣胥疑其盜也捕之臺山于仆三人餘皆逃尋自詣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荅羈之告成寺寗波邵海圖者臺山同年友也聞其事白於令而釋之遂客海圖家明年渡海上落伽山禮觀音大士已而至蘇與于偕遊太湖之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而居之其年冬海圖迓之還寗波四十二年偕海圖入京京中士大夫聞其至多相從論學臺山應機析理發舒心得聞者莫不[illegible]然暇輒焚香展經宴坐終日明年會試報罷得風疾日消損海圖爲購人葠治之疾即已其秋南歸道于家居兩月疾復發杖而後行又明年正月六日抵家甫逾旬而卒年四十六疾亟時口訥訥

稱說道妙與兄弟訣以不得終事厥考爲憾妻子環視無他言臺山天性孝友家庭間每有拂逆處之退然與人交無賢愚必欵欵盡言引之於道人有一善愛而護之若明珠之在身也有不善憫而戒之若疾痛之切身也其志强故其所以自任者甚重其願廣故其所以與人者甚誠其學無常師行無涂轍而一不過乎心之所安與義之所止嘑奮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斯可謂豪傑之士矣居常治古文最精辯其言曰文也者道之迹也修之於身措之於事業者爲道修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若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術數悉其德庸精微之極致章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懇惻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蔟之長短高下抗墜疾徐一一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

私智以其燦著炳照心目物察倫賁則文命焉故君子誠慎乎其文文不當吉凶生孟子論不勤心推本知言與養氣並而繫詞傳備舉數等之辭爲法戒誠學者所宜盡心也又以訓故不明則文字根柢不立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故於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之義往往引端竟委反覆數千言臺山没其文多散佚道原致書曾絜非將搜討其文錄而傳之而首以屬予予嘗錄臺山文爲一集至是將益廣之顧念吾兩人平昔契好之誼切磋之益其可以無言遂論次其本末爲之述以諗之同好焉

汪大紳述　　彭紹升

彭紹升曰佛儒之相爭久矣自趙宋以來道儒學者尤喜闢佛獨慈湖楊氏西山眞氏潛溪宋氏白沙陳氏其書不諱言

佛且樂引以爲助至陽明王氏倡良知之學一再傳後折而入佛者殆不可悉數其最著者大洲趙氏復所楊氏海門周氏石簣陶氏儋園焦氏東溟管氏正希金氏乃遂徹而家之藩以究竟一乘之指其人類皆卓然有本末非苟爲論議者拘牽之士欲概舉而逆之不得也近百餘年中王學既衰而道程朱者間出往往樹門戶塹城府於是乎佛儒之界重生棘刺矣吾友汪子大紳讀古人書統同辨異舊道程朱陸王之學迺其閫閾其於西來大意信解甚利爲大洲二通之作書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著讀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脈著讀易老私記以貫穿天人之際窮原洞變縱橫自在匠心而出獨蹈大方可不謂知言之選與大紳名縉世爲休甯人祖懋琳始遷於蘇父元儀早卒母程氏以節婦旌有二

子大紳其長也少不善記誦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塾師趙君維甯文有師法導以先輩程尺已而疾亟屬大紳必事其友吳漢滁遂延吳君於家吳君亦喜先輩好讀書故大紳之文得早自拔俗者爾師之力也年三十一補吳學生遂一意治古文單思與賾游及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有廣嚴福公者三峯耆宿也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是白衣乃大有道根里人沙斗初見其枯題舒作曰此老杜先天詩也初謂予從老杜出卻是老杜從予出而嘉定王光祿以爲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恐在藩溷閒矣然其生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者獨予與羅臺山而已臺山甯都人善古文亦兼通儒釋初至予家見大紳小文與之遂造訪讀其三錄歎曰海哉向覩君豁淵而驚予則淺矣袖而歸發其菁華兼繩削其

不合兩人輒相視莫逆也嵊州韓公復講程朱之學知來安縣闢建陽書院聘大紳主之以正學道諸生已而歲荒輟講歸教授里中落落不偶嘗一應浙江學使竇公聘校試文歸而養病家居以法自娛不復應科舉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而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連稱好好而逝時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五日也一子殤立從孫玉藻爲後大紳在時世多以文士目之逝其自述亦不過曰因文見道而已然生平志趣殆不可測嘗作無名先生傳云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咏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獧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僊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於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又作擔庵先生

記自稱學無猶壁行無轍迹其遊乎儒曰坦蕩蕩游乎釋曰冷湫湫游乎儒釋曰坦蕩蕩冷湫湫噫大紳之意則遠矣晚而與予書言孤往之迦曰天之高也不附於天地之厚也不附於地古今之寥濶也不附於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遊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來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自屈莊以來述作相望具此心眼者幾何人哉其在孔門所謂寥寥者邪抑所謂踽踽凉凉者邪吾無從識之矣大紳既殁遺書具存予刪而錄之復次第其本末爲之述俟論定於後之君子焉

湖海文傳卷六十